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

南菁書院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四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昭公

元經取鄆 賈曰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

本疏

案傳言季武子伐莒取鄆是伐莒當書於策而經不書者傳又言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是伐莒之役爲國大辱故諱不書而惟書取鄆正義云劉炫以賈說爲是

傳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服曰莊謂楚莊王圍之祖

共王圍之父

儀禮聘禮疏

案聘禮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今得於祖禰之廟者賈氏云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按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注赴告於君也然云五廟之孫不曰五服之親明告君亦須告廟圍爲莊之孫其之子與庶人異故得自告於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服曰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

本疏

案執戈二人在前據下文言之周禮天官序官閭人圉游亦如之注游離宮也西都賦離宮別館晉書天文志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是圉游別宮爲離也陳衛在門者以傳言離衛當是離宮之衛故知陳衛在門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

王在國則守王宮注爲周衛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漢書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長樂建章甘泉卽漢離宮則春秋時離宮當有門衛矣古語簡質故以離宮之衛爲離衛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服曰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

本疏

案服以蒲宮爲楚君離宮及子圍在國居之自必有徵古籍云亡未詳所出杜云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旣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杜云緝蒲爲宮亦無所據至以服君服釋有前與執戈前矣之文不相

應不如服以出有前戈釋有前較杜爲密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服曰愍憂也代伯州犁憂公子圍

代子羽憂子皙

本疏

案廣雅釋詁愍憂也伯州犁謂子羽當憂子皙子羽又以伯州犁當憂子圍互相譏刺國子因子圍子皙實所當憂故曰吾代二子愍矣傳意自明故服爲此言非謂憂伯州犁子羽也正義不達此旨乃曰若以二子爲伯州犁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服明言代子羽憂子皙是所憂者子皙非子羽也孔氏不審語意妄以規服非也

劉恭冕曰陳公子招

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二子謂子圍伯州犁杜注不誤

周有徐奄 賈曰徐卽淮夷服曰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

本疏

案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周本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書序本紀言淮夷奄不言徐傳云徐奄不言淮夷是淮夷卽徐服以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言並則不得爲一故引或說以明之傳云周有徐奄此曰魯公所伐徐戎者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若然則伯禽所征亦急周事也故傳以屬周徐者說文作邾云邾下邑也魯東有邾城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

州集解引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郡國志魯國薛六國
時曰徐州段氏玉裁云魯東近邾故曰東郊不闢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服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

端文德之衣尙褻長故曰委

本疏

案正義曰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
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
禮記深衣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
言是也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無辟
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
辟積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幅有辟積故無殺

終事八反 服曰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

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閒八

度至也

本疏

案盧氏文昭曰杜氏則謂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正義從杜難服謂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謂杜義爲長案正義此駁何其輕脫不思之甚也十里一乘一反二十里八反行百六十里故服以是爲率安得忽生一萬六千里之說輕相嘲笑乎且其法至元董搏霄嘗祖之以運糧矣十步一人負米四斗三十六人一里日五百反爲二十八里輕行者半重行者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米二百石是卽服氏之說可實見

諸行事者正義必抑之使不得與杜氏並多見其無識也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服曰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

本疏

案兩伍專參偏司馬法車數之名與此合故服引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傳改車用卒是不以車數多少爲準當以車所用士徒爲準若五十乘爲兩計卒千五百人陳之於前百二十乘爲伍計卒三千六百人陳之於後八十一乘爲專計卒二千四百三十人以爲右角二十九乘爲角計八百七十人以爲左角二十五乘爲偏計

七百五十人以爲前拒蓋仍車數之名以別其士卒之數焉

居于曠林

賈曰曠大也

鄭世家注

案廣雅釋詁廣大也曠從廣聲亦作廣荀子解蔽則廣焉能
弃之矣楊倞注廣讀爲曠遠也詩六月四牡脩廣傳禮記明
堂位言廣魯於天子注並云廣大也

后帝不臧

賈曰后帝堯也臧善也

同上

案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
也臧善爾雅釋詁文

遷閼伯于商邱主辰

賈曰商邱在漳南服曰辰大火主主祀

也

同上○史注主
字不重此增

案地理志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

伯之墟商頌譜云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是相土所因之地卽睢陽矣云在漳南者地理志上黨長子下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下云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胡氏渭曰濁漳水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水注之是卽禹貢所謂衡漳者也商邱屬今歸德府在林縣東南衡漳所在與漢時當不大異是商邱在漳水南矣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襄九年傳云闕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辰

卽大辰亦卽大火也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晉語云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又云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韋昭注辰大火也主爲主祀者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受之穆天子傳以爲殷人主郭璞云主謂主其祭祀成五年傳國主山川公羊昭十五年傳攝主而往皆謂主其祭祀

商人是因服曰商人契之先殷近刊本殷或作湯之始祖相土封閼

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同上

案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鄭康成長發詩箋有娥氏之國有女簡狄吞齔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是商實契之始封服以商人爲契之先殷之始祖與史鄭不同者以長發詩帝立

子生商傳云契生商也詳詩及毛公之意謂契生于商也是契之先早有商之稱矣後封契時商因舊號耳故服於商人之稱不以契爲斷其稱殷者自盤庚始書云盤庚遷于殷元烏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從其後稱也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女殷商則承前後二號雙稱之故此殷之始祖從後明前也云相土封闕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者襄九年傳闕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服云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闕伯之後居商邱此云因故國而代之者相土以商之後故居闕伯之墟因故國之號名曰商邱而代有其地傳云商人指相土服更推明商人非相土所自始相土爲商人之後故得稱商人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服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

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爲

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

距晉陽七百餘里卽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

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

宣王十六年

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

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汾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

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陽之間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
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
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粱

在今臨汾縣

而封禪書述桓公之

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愚案呂氏春秋本味
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卽說文河東鹽池與翼絳爲近地理
志太原郡汾陽下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水經
汾水出大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澮水
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至王澤注于汾水說文澮水
出河東絳山西南入汾大夏爲翼在晉絳吉陽之間正在
二水東也說文參商星也

段說參商二字連篆文讀之顧大氏議說文以參爲商星者非

戴記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淮南時則訓昏

參中注參西方白虎之宿居實沈者主祀之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賈曰唐人謂陶唐氏之允劉累事夏

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

同服以唐人

卽是劉累

本疏

案唐人謂陶唐氏之允者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集解

引徐廣曰號陶唐爾雅釋詁允繼也堯典允子朱啟明五帝

紀作嗣子丹朱是唐人謂帝堯之繼嗣也劉累謂唐後及事

孔甲見二十九年傳文彼傳云以更豕韋之後此賈以爲封

于大夏者以范宣子自炫其世族必舉虞夏以來之顯者而

襄廿四年傳曰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是陶唐

之後御龍氏最顯則此云唐人必是劉累可知彼傳更豕韋